

<<在得到和失去之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在得到和失去之间>>

13位ISBN编号：9787539141770

10位ISBN编号：7539141778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21世纪出版社

作者：吕挽

页数：28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在得到和失去之间>>

前言

就像没有见到那个人你不相信自己会爱，没有进入一个故事你也不相信自己会写。

写完第一本小说，曾经非常沮丧，因为我什么也不想写了，也什么都写不出来了。

无所事事过了四年。

很久以前，念大学时候有过一个构思，写了个开头：“第一次看见阿吟，她走进来，风也跟着走了进来……”写了就丢在那里，也没想到毕业之后，很久之后，下个世纪的一个下午，还能再把它捡起来。

当然，过去这许多年，原先的构思只是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在沉睡着的过去了的时间中慢慢发芽，等有一天，我看见人物跟着故事一个个地向我走来，才明白，原来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

需要说明一下，书中“双城”既不是狄更斯的“双城”，也不是地图上确有的、位于黑龙江省的双城市，它是一个子虚乌有。

于成千上万的汉字中，在整个故事的氛围里，唯独对此“双”字有无限好感。

我只能说，虽然生命的障碍与樊篱无所不在，虽然得到的同时我们总会失去另一些，“双”这个字，还是带来暖，带来向往与回忆。

<<在得到和失去之间>>

内容概要

从婚姻围城中出走，需要一个悠长假期的陈吟，由海外回到祖国，回到她曾经念大学的双城。在这座宜古宜今，人情温暖的江畔小城，她以为可以寻找久违的安宁，却没想到遭遇年轻的爱情。这次，是女人有了另一场爱情，而且和大多数男人一样，看上的是个比自己年轻些许的异性。

<<在得到和失去之间>>

作者简介

吕挽，原名徐明，中文学士，祖籍江苏南通，现居北京。
处女作《我们无处安放青春》甫一出版即引起广泛关注，其书名更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标签。

<<在得到和失去之间>>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三个愿望第二章 第一次亲密接触第三章 迟疑第四章 战争与和平第五章 新人旧人
第六章 送嫁第七章 好花常开第八章 不敢见的人第九章 十字街头第十章 七天第十一章 两年
后

<<在得到和失去之间>>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三个愿望 第一次看见阿吟，她走进来，风也跟着走了进来。

秋天，傍晚时候，从店的深处向外望去，落日的一点余晖懒洋洋铺在门前的银杏树顶。

她其实并没看什么，目光流转间却让郝帅想起一个人的手，一个人抚摸着时光的手，欲伸未伸，是那么渴望抓住点儿什么，又是那么胆怯，随时都有可能撒手而去。

真的吗？

他想到手了吗？

回忆是欢喜跟人开玩笑的，目光里的手，手的注解，多半来自时间的添枝加叶，在他熟悉她之后，尤其，在她离开他之后。

一瞬间的印象只能是：她长得真美，雪白花瓣样皮肤，眉目之间，含光蕴澈，有着磁石般致命的吸引力。

说不上多大年纪，郝帅猜总比自己大，二十六七？

十八九的小女生再漂亮也只好像新玉，难得拥有时光沉淀下来的温润感。

她没上二楼茶座，只在一层书店大略转了转。

眼睁睁地看着她走出去，走过银杏树，麦黄色的阳光正在褪去，她安祥的背影，悠扬而婉转的内心世界。

郝帅以为是第一次。

如果见过，他又怎么可能忘记？

秋天是二四年的秋天，至于地点，不管对于最终离开还是留下、得到还是失去的人来说，双城是他们抹不去的印记。

双城是长江边上的老码头，明清两朝曾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

既是码头，商业风气必然浓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双城小老板在省内外名头一向老响咯。

此地距上海南京较之本省省城尤近，所以双城人对省城如同广东人对伟大首都北京，总有那么点儿面和心不和。

双城子弟即使考到省城大学里去，毕业也定规回双城来，大人们讲起来不外是：省城在江北，江北人总归不够清爽。

对南京他们亦满腹意见，嫌南京话太硬南京的包子又太甜，退一万步说，双城是比南京小，我们太平湖可比玄武湖大。

上海是搬不出什么来，不过双城人依然骄傲地撒出上海话：大上海洋气得来，阿拉双城适意得来。

双城人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市中心占地近万平米风景如画的太平湖。

据载，清嘉庆年间，太平湖一带是一位双城籍状元大学士家的后花园。

郝帅的书店就在太平湖边，位于双城市中心闹中取静的一个三岔路口。

太平湖于书店二楼可凭东窗而望，背依琥珀山的双城大学则在书店路北，南面斜街不过一箭之遥即双城最繁华的商业街中新路。

店是传了几辈子的老店，郝帅外爷讲，当一九二三年双城大学还是教会中学时，当外爷还在娘胎里，他们郝家就有这个店了，原本经营文具字画后来兼销书刊杂志。

一九五一年公私合营，外爷进了市新华书店，一九八一年退休回家又把店开了起来，挂的老招牌：“得一书画”，还是楼下做店楼上住家，还是书刊文具字画兼营。

郝帅是一九八二年生人，跟着外爷在店里长大。

从小郝帅就晓得他没有爸爸妈妈，他只有外爷和廖姨，奇怪的是，他从未觉得什么不妥。

别的小朋友是有爸爸妈妈的，但他们没有外爷和廖姨呵，这个道理就像他有电动小火车而旗旗有遥控小飞机一样，他并未感到任何缺失。

郝帅只在五六岁年纪问过外爷一次自己的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外爷给他拿出照片，照片上的两个人看起来比别人家的爸爸妈妈年轻好看多了，郝帅很满意。

七岁他第一次，见到自己妈妈，也没有什么特别，他以为她的主要身份还是外爷的女儿，是外爷的女儿自来是他的妈妈，好像存嘉爸爸的姐姐自来是存嘉的姑姑。

<<在得到和失去之间>>

小的时候，他就是这么想的。

从未感到任何缺失，却不意味着不知道缺失的存在。

卫旗、方存嘉两个跟郝帅从小玩儿到大，旗旗是兄弟存嘉是妹妹，书店后头老榆树下的一块空地是他们童年的乐园。

几家人住得再近不过，老榆树往东的二楼是存嘉爸爸单位的房子，老榆树往西文林巷第二个门就是旗旗家，第一个门是廖姨家。

因为父母是双职工，从上小学起，存嘉和旗旗中午在他家搭火，中饭廖姨烧。

廖姨偏疼他，他是廖姨一手带大的。

廖姨顶器重旗旗，旗旗官大，不是大队长就是学生会主席（郝帅顶多当过班长），顶不耐烦存嘉，因为存嘉是女孩，廖姨自家生了三个女孩呢，生伤了。

郝帅小时候不理解，廖姨自己是女人倒看重男人？

连看到他和旗旗对着老榆树滋尿都欢眉喜眼地夸他们：“到底是男小人，有模有样，瞅着就贵重。

”气得存嘉在一边跳着脚小脸涨得通红。

每次烧他们顶欢喜吃的腐竹百叶结、鱿鱼红烧肉，廖姨只管把百叶结往存嘉碗里拣，嘴里说：“呐，女小囡多吃两只针线包，手才巧呢，针线包又筋道又入味，才好吃呢。

”每次都是他和旗旗联手作案，一个缠住廖姨，另一个赶紧把自己碗里的鱿鱼和肉往存嘉嘴里塞，等廖姨回过头来，什么小动作也 做完了。

其实廖姨脑后都长眼睛，这是属于他们四个人的游戏。

不过，打小，也是廖姨叮嘱他和旗旗：“你们两个男小人，在学堂要护着妹妹哦，放学也要记得带妹妹一起回家。

”存嘉比他和旗旗小两岁。

现今，存嘉大了，都去上海念大学了，可她跟廖姨比跟自己妈还要要好，每次回来点名要吃廖姨烧的“针线包”。

廖姨嘛，从存嘉考上双城一中就开始对其另眼相看，并且与有荣焉。

郝帅十四五岁已经听到两个传言，一个传他是郝家独生女儿的私生子，二个传廖姨是外爷的相好。

第一个郝帅觉得无所谓，第二个郝帅觉得很应该，廖姨和外爷两个就是他的家人。

话讲回来，老于世故的双城人并无说三道四的意思，不过是出于艳羨甚而只为显示与当事人的熟稔。

“——郝家女儿老来事的，做姑娘辰光养了小囡，照样嫁给军区司令。

”有人立时上来纠正：“搞搞清爽，是司令儿子，再讲也不是军区司令，是广西警备司令。

”被纠正的颇不以为然：“左右都是司令，都是嫁到高门槛，有关照的，不然这条街上郝家老伯敢第一个开店？

日子过得多少适意，老酒吃吃，老相好小菜烧烧。

”跟着上来一个发表独家评论：“话不好那样讲，郝家老伯脑筋老清爽看事体老有眼光，太平湖小区房子，头两年你们谁也不肯买，现今怎样？

房子刚盖好就涨了一倍，人家呢，不声不响，早就买好两套顶层复式，自己一套老相好嘛一套。

”都说郝帅长得活像他外爷，两人一式的单眼皮高鼻子厚嘴唇，还都有点儿招风耳。

身条举止也像，郝帅十岁外爷就教他点货盘账了，另外还有怎样答对客人、收款记账、登记客人要的书而店里没有的书。

一般只要客人要的书，即使市面上没有，外爷也不嫌麻烦从出版社邮购，卖断市的就去旧书店淘，甚至跑去上海的旧书店淘，“得一”的老客人因此特别多。

外爷做生意轻易不给折扣的，他是用情分用尽心尽力的服务维持住客人。

服务重要规矩更重要，外爷相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外爷教给 郝帅最大的生意经，是讲规矩。

不光生意讲规矩，日常起居都要讲规矩。

外爷不是廖姨，疼他在心里，不大给笑脸的。

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读书就要有个读书样。

<<在得到和失去之间>>

饭桌上小人挑食不可以的，大人给什么吃什么，手不可以托饭碗，那是讨饭相，不作兴的，剩饭也不可以，这些规矩旗旗和存嘉也都遵守的。

中饭廖姨烧好外爷坐下来先吃，虽是做店面生意人家，外爷从不端着碗在柜台吃饭。

外爷在楼上吃饭辰光廖姨看柜台，他吃完了换廖姨上来领着他们几个小人吃。

家里开晚饭总要在八点打烊以后，外爷廖姨郝帅一桌吃。

廖姨吃过晚饭回自己家，第二天一早六点再过来。

因为晚饭吃得晏，每天下午放学回来做完功课，廖姨都要给他备一份点心，从小长到大，“旺旺”“娃娃哈哈”“金沙”“好丽友”，反正电视广告里播什么廖姨就给买什么，可郝帅最喜欢的还是廖姨自己做的缙纱小馄饨、隔两个路口的“富春阁”买来的咸酥烧饼。

下午点心外爷不吃的，外爷习惯早上去“富春阁”吃一碗火腿开洋煮干丝或两只烧卖，廖姨从来不去，在双城人看来，女人和小人也郑重其事地去吃早茶是骨头轻，老作孽的。

外爷只有星期天早上去“富春阁”会带上郝帅。

常客，不用吩咐，服务生也会多加一点汤，从外爷碗里单给郝帅盛出一小碗来。

然后外爷给他要一笼六只的鲜肉小笼包子，外爷一只他五只。

夏秋两季海蟹河蟹一上市，就好点蟹粉小笼包了，外爷一只他四只，余下一只给廖姨打包带回去。

从店里到“富春阁”那段路，郝帅从小走惯的，左手太平湖右手银行邮局副食店，是在那段路上吧？

一次外爷嘀咕了一句：“女人？”

女人有啥办法想？

”郝帅才六七岁，这话他根本不懂，唯其不懂才记住了，进而打入他的生命，定下以后他和女人的交往轨迹。

一九九八年，郝帅十六岁念高二，家里出了两件大事。

先是搬家翻修店面，继而外爷去世。

外爷不过七十四岁，没留下一句话，心肌梗塞半夜睡着过去的。

郝帅最不能释怀的，是外爷在楼上楼下复式结构的新房子里一个月都没能住满，他晓得，外爷心头第一要紧的，是在新房子里看着他结婚成家生儿育女。

”时间沙子一样掩埋着过去。

”——这是阿吟写在纸上没头没尾的一句话。

郝帅看见就想到外爷，他并不敢经常想到外爷，那像陡然撕开一个伤口，太疼太疼。

他只能假装无动于衷，让时间去掩埋自己的亲人。

看见这句话，他没想到有一天他也要以这种方式掩埋阿吟，他没想过输，郝帅才二十二岁，时间对他来讲是日常消费品而不是定时炸弹。

郝帅还需要消费很多时间才能明白，时间就是人生的定时炸弹，死亡不过是其中最简单的一次。在死亡之前，所谓平凡生活中的爱情悲剧，大多是时间的悲剧，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如果不是在时间中被错过，可望而不可及，就是在时间中被淹没，一天天离心离德。

在郝帅从上海那间小大学毕业之前，除去寒暑假，店都是廖姨和老彭给他看。

老彭是外爷原先在新华书店带过的徒弟，八十年代就去了广州，在外头混了七八年。

据讲顶阔辰光也有几百万身家，几番跌拓，最后落个两手空空。

福气还算好，关口娘子讨得好，这么些年带着女儿在双城给他守住了一份人家，他回家了。

双城人倒不看低这样的回头浪子——闹猛过了世面领过了，回来还能平心静气过日子，这才称得上拎得清甩得干的双城人。

双城啥个地方？

双城是老码头大码头，双城人什么没经过什么没见过？

为照顾店里生意，郝帅想就在家门口双城大学念四年算了，是廖姨一再讲，外爷在的辰光提过不知多少次，大学定规要小帅去上海念。

外爷自己十八岁到上海读商专，两年商专读完在上海老商务印书馆认真做过几年职员，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才回双城自家的店。

<<在得到和失去之间>>

外爷是老到的，没有上海四年也没有今天的郝帅。
今天，要说今天还得从二〇〇四年秋天的这个傍晚说起。
傍晚是郝帅转场的时间。

郝帅大三暑假做了平生第一件大生意，跟双城有名的包工头毕哥合股开了间“健身吧”。
毕哥最早做书起家，这两年已是省城都叫得响的房地产开发商了，轻易也不大回双城来。
“健身吧”打一开始商业策划到随后装修经营管理都归郝帅拿主意，毕哥百事不问只管出铺面出装修队。

铺面是毕哥名下一间旧仓库，位置虽远不如书店，但是地方大，施展得开。

郝帅跟接班店员小宋交代几句，刚准备走。

——门帘儿刷地掀开，一个女孩子尖叫着扑到他面前。

“慢点儿慢点儿，存嘉。”

“郝帅捉住她胳膊。”

“水、水，人家渴死了，刚下汽车。”

“你怎么回来了，旗旗呢？”

没陪你一块儿？”

“郝帅一边倒水一边教训，“渴！”

不知道买矿泉水？”

“没钱，钱都买裙子了。”

“喝着水展开裙摆在他眼前打圈儿，“漂亮吗？”

“你不怕冻着呵？”

这个天还穿棉布裙子？”

“郝帅说着往外走。”

“好看嘛，是不是超淑女的？”

“郝帅瞭都没瞭一眼，一手把她拎出店，头也不回地问：“回家了吗？”

“存嘉大受打击之下，揞住头一言不发。”

“怎么了，你？”

“郝帅回头之间，一眼瞥到存嘉光洁的小腿上一块青紫，不禁蹲下身来用手按住，“这又在哪磕的，这么大一块？”

“存嘉从小急脾气，慌里慌张的，最爱摔跤了，经常磕得青一块紫一块。”

“长途汽车站，上楼梯的时候。”

“存嘉撇着嘴。”

“疼吗？”

好像有点儿肿。”

“不太疼。”

“存嘉哭丧着脸，没头没脑地，“今天是我二十岁生日。”

“郝帅站起来，多好玩似的瞧着她，扑哧一笑：“真的今天生日？”

真的有二十岁了？”

“看她一跺脚扭头要走才拖住她，“好了，说吧，不管有什么生日愿望，都满足你。”

“像一切童话故事的主人公那样，存嘉答：“我有三个愿望。”

“郝帅按开绿色小POLO的自动车锁，打开车门：“行啊，十个都行。”

“不，就三个，”存嘉表情严肃到了紧张的地步，“第一，你要整晚都陪着我。”

“行。”

“郝帅痛快答应，按她进车，“第二？”

“存嘉笑了：“我要一个三层的生日大蛋糕。”

“郝帅反应极快：“三层？”

你要我给你开一个生日party？”

没问题。”

<<在得到和失去之间>>

”说着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掏手机。

“干什么？”

”“给旗旗打电话，也许赶得上最后一班车，不然就让他打辆车。今天你过生日嘛，还是二十岁生日。”

”“不要。”

”存嘉凶巴巴抢过手机，狠狠地按了关机键，“人家刚从英国汇丰转到美国投行上班，是全世界最忙的那个大忙人。”

”“怎么了？”

旗旗怎么得罪你了？

他敢吗？

从小到大他不是什么都顺着你吗？

”“可他现在特烦人，他都一个多月没来看我了，还一打电话就考我英文单词，还不准我谈恋爱，还就知道让我用功。”

”“旗旗说得对，你现在是该把精力用在学习上——存嘉，你有男朋友了？”

”“没有，”存嘉赶紧答，“但我得有这个权利，我够乖了我都没早恋过。”

从初中念到高中，就因为你们两个，男孩子都不敢追求我。”

”听存嘉那个委屈，郝帅心里好笑：还是你自己这个魅力不够。”

“——等一上财大，又跟旗旗一间学校，接着管我，好不容易熬到他毕业，还继续遥控。”

噢，旗旗他自个儿工作狂，不谈，还不许我谈？”

”“旗旗那是为你好，大学谈恋爱能谈出什么好来？”

你根本不清楚自己是爱还是仅仅需要爱。”

存嘉，我很严肃地警告你，别学那些一天到晚瞄着帅哥的傻丫头。”

”存嘉瞟他一眼，嘀嘀咕咕：“我才不傻呢。”

”郝帅压根儿没注意，瞅了眼后面的车，把车从辅路开上主道：“还是给旗旗打个电话吧，你不是从来都说虽然我姓郝，但真正的好哥哥不是我，是旗旗。”

”“不打，瞧着他不够我着急的。”

“存嘉嘟嘴，”一天到晚尽想着往上爬，读美国名校的MBA，做高管，买大房子，好嘛，他那伟大的人生规划都做到二〇一八年了。”

”“男人可不就想这些，”郝帅一脚下去加大油门，“再说上海那地方，现在上海的房子都多少钱一平米了？”

而且旗旗不仅要安顿他自己，还要安顿他爸他妈，他的压力比我大多了。”

你懂不懂？”

”从后视镜里郝帅看到存嘉一脸不高兴，不由转换了口气：“怎么也得给你爸你妈打个电话，还有廖姨，让他们都去7号。”

”健身吧位于叶家桥7号，大家习惯管它叫7号。”

“不，我不想他们知道我回来了。”

”郝帅扭过脸，笑：“说吧，今天晚上你想怎么疯？”

”每次存嘉跟郝帅去7号，只要一进玻璃门，郝帅那脸准板得跟个黑脸包公似的。”

进门第一件事看地面，要求：既无灰尘又无水渍。

第二件事看抹布，要求：既雪白又无漂白水气味。

第三件事看员工，要求：男生板寸女生短发不过耳，不许留指甲不许染发，制服整洁笔挺。

然后，楼下运动洗浴楼上餐饮娱乐，厨房卫生间，一圈下来总要十来分钟脸色儿才能正过来。”

<<在得到和失去之间>>

编辑推荐

《在得到和失去之间》虽然有着“一个80后男生遇见70后女生”的爱情故事外壳，所表达的价值观却是趋于传统而不是激进。

在对后青春状态的真实描述和反省中，吕挽以容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宜古宜今的南方小城风俗画卷，肯定了朴素的家庭观与生活观。

《我们无处安放青春》作者吕挽在搁笔四年之后，终于完成“青春”的姊妹篇《在得到和失去之间》，并于近日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

同样关注女性的成长，不过这一次，小说女主人公阿吟显然已经走出了“无处安放青春”，步入踟躇徘徊的后青春状态。

都说婚姻是座围城，但从《围城》开始，文艺作品更多表达了男性对婚姻围城的无奈疲惫及寻找出口的焦虑。

其实，在婚姻的围城里，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另一个人——女人，有着怎样的切肤之痛？

作为女人，她的社会认知、感情诉求，更彻底一些，生理需要，这一切都得到满足了吗？

阿吟就是这样一个寻找出口的31岁女人。

可是，出口从来不意味着出路，女性的出路也不是遇到一个更好的男人，而是建设一个更好的自己。

需要指出的，第一次，她坐他的车，回过脸来，轻轻一笑，那笑容，好似一朵花，还未开尽，就默然收拢花瓣。

无数次重拾回忆，阿吟留给他的最活泼的笑容，在只属于他们一天的船上，她告诉他，海的那边还是海，以后，他慢慢知道，在生活的那边还是生活，时间的那边还是时间。

<<在得到和失去之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